

第六章 結論

歷來《三言》的研究，重在文本外緣考證的學者，對《三言》的版本流傳、作者生平及著述的考訂，有極大的貢獻。小說內容方面，也有研究者鑽研於文本的人情世態，對文本做類型的主題式探討，並分別就情節架構、思想意識、表現技巧等，進一步理解和描述小說的深層內涵。這些討論，各有其著力之處，也為《三言》的研究，開拓不同的視野。小說的批評史，其實是一種接納、轉化、修正以及重新認識文本的活動。隨著讀者背景的差異，採取不同的研究取徑，也往往對文本有不同的領受與創新。¹在閱讀《三言》的過程中，筆者嘗試以越界作為思考的起點，希冀能對《三言》做宏觀的掌握。首先深化既有的研究基礎，把文本納入歷史脈絡，對其中所反映的思想觀念進行爬梳，並藉由當代新視野及西方對於越界思想的辯證，試圖檢視中國傳統文化對界限的思考，以開發《三言》新的研究向度。

筆者將越界視為一個文化現象來討論，乃鑑於這種逾越，不僅是現實生活的一部份，也是人類質疑自己遭遇，對現實圍限的突破。在創作者從人己身出發進行敘述，文本裡形成性別、生死、常與非常的對立態勢之時，所反映出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及人與世界的關係。²當人們為了理解世界，使經驗能統一化、條理化，實在世界便被分類、歸納，區隔出各種物類與空間。而藉由越界的概念，所處理的界限之間的關係，文本中邊界的設立，便可映現出主體對異己的認識。因此，筆者在概念上引用西方的越界思想，以其方法為借鑑，並嘗試把握文本中所體現的越界思維，企圖對創作者的感悟、超越，以及歷史情境下人對周遭可能性的想像，進行思考。

¹ 廖炳惠：領受與創新——《桃花源詩并記》與《失樂園》的譜系問題，此文收於陳國球編：《中國文學史的省思》（臺北：書林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86。

² 吳士餘：《中國文化與小說思維》（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0年），頁9。

本文的論述架構，是以越界的概念做為切入點，從界限的流動不定，去掌握跨越的意義，藉此蠡測人的心理世界與真實的經驗感。並以中國的自我觀及「常」與「非常」的概念做為樞軸，探究《三言》中意識型態與文本實踐的繫連。論文的第二章，即追溯西方越界思想的歷史脈絡。由薩德、尼采、巴汰易、布朗修等人所提出的越界概念，可以得知逾越是一種脫離完整的、原有的意義架構路徑。這種觀察的向度，也提示人們在跨越界限以後，各種性別、權力、欲望已產生流通和互動，而生命的提升，便是在這種邊界的糾纏抵抗，和逾越後的愉悅中產生。中國文化傳統裡，關於分類的概念，即儒家的「分義」。這種概念乃是為了分門別類的劃分世界，使個體能在各個範疇裡，獲得自身的知識、權力、價值和階級利益，進而在被安置後，由身出發，以禮義相待，達到人我的和諧。而「常」與「非常」的觀念，除了建構出社會的秩序，「常」可以是道的內涵，可以是天體運行、萬物變化的常則，也是倫理綱常，乃人應該遵循的常道。歸結中西方思考的不同處：中國文化思維中的越界是自我與他者相互牽涉、塑造的複雜過程，而「常與非常」的概念，則隱含人們希望從劃分「非常」中，安頓自身的思維。反觀西方的越界思想，思想家多強調對原有意義結構的掙脫，以及權力宰制、消失的過程，缺少對人我和諧層面的探究。中西方雖對界限有不同的思考面，然卻是探問《三言》中逾越界限問題的起點，藉此筆者試圖描繪出故事中建構與重構的文化現象。

中國自古分內外，禮別男女，從沐浴、坐席到衣裳，皆有不得跨越的禁忌。這個謹嚴的性別界限，指涉出兩性規範的言行模式，亦即女子主一室之事，必須謹守閨門；男子則主四方之事，出將入相，無所不為。在常道、禮法規則的支配之下，人的個體性被隱沒在秩序世界的管束範圍。第三章即從性別越界的向度，探討扮裝對男女有別的跨越。以服飾來說，外觀上的性別區分，必須獲得一種經

常性的鞏固，方能明男女之防。藉由服飾裝扮的改變，越界者跨越了男女有別的嚴明界限。在女扮男裝的文本中，女性扮裝者出外求學、旅行、服軍役、求官職，她們逾越了男女之防，也逾越了不能擅自出閨房、擅自作為的婦德。扮裝期間，所體現的仍是男性的價值內涵，藉著恪守貞節，她們得以進入公眾領域，也除卻了逾越性別界限的不合理。至於男扮女裝者，其動機多集中在男性以扮裝之便，行姦淫之事。一方面他們以擾亂社會秩序的服飾裝扮，飽其淫欲；一方面也在越界後的懲罰中，被導向社會現實的秩序面。

第四章則探討人的內在情欲，在禮法常則的支配下，如何以逾越的行動，跨越性禁忌，發展出人性的自主空間。由性禁忌的討論可知，透過法律和語言的表現形式，禮法與情欲的界限，被捍衛並鞏固下來。而這種對性的政治干預、意識型態的道德化，則關係著每一個人在社會格局中，如何表現性意識，並體現出男性對女性、正統對邊緣、禮法對情欲等等各種權力關係。在《三言》中描寫幽媾情事的故事裡，關於性禁忌的跨越，實觸及情色合法性的問題。亦即婚姻關係之外的性行為，是不被禮教社會所容許的。逾越性禁忌之後，越界者在果報、法律、禮教等維繫秩序的要求下，若能區辨出情與淫，並以婚姻為最終依歸，其逾越並不受罰。然而若是情欲過溢，越界者多受嚴懲，以收教化警惕之效，世界也因此回歸常軌。

第五章，談論身體越界故事。以變形為途徑跨越身體的界限，是人們對生命形式轉化的思考。從失衡到重新回歸，其敘事邏輯往往體現、寄寓了異常事件帶給人的不安定感。這些神、仙、人、鬼、妖，以身體的變形，跨越了原本區隔出各種物類的界限。以位階最高的「神」來說，「神」原本是高高在上、人們所祈禱求助的對象，在《三言》中卻出現了向人要求協助的情況。施恩的不平衡狀態，

預示了「神」的現身，以報答的方式滿足人類的缺乏。在人成仙的越界過程，人類的持修，決定他停留在哪一個位階。故文本中呈現對理想境界的追尋，並提示讀者經修煉而達到。而人變為物的越界，不僅是非常態的，也唯有行為能力不足或道德缺失的人，才會遭遇。文本中人變為物的故事，多趨向於表現具懲罰作用的身體越界，及超越人身拘禁的心靈暢適。在鬼魂故事，鬼魂的存在方式是無體重、無血液也無影子的，從這些形象的描繪，人們區隔出人與鬼的不同，也創造出一個可把握的鬼魂形象。當人們相信人在死後，將以鬼魂的形象繼續存在，對於往昔生命毀滅的否定以及對缺憾的執著，便是魂魄的身體越界及自我顯露的動機來源。在物久成精的故事中，人們所設想的精怪形象，也有愛欲色心，雖然幻化成人，越界過程裡仍保有原有物性及變化莫測的能力，與人類維持著既有身分的區隔。

本文從越界的觀點，開拓《三言》研究的新途徑，也觀察出《三言》中的越界故事，雖然是對現實侷限的突破，然而它並無展現出顛覆常道、建構新的人倫秩序的企圖，往往在許多情節的推移之下，看到更多的妥協和接納。女性扮裝者，在偽裝成男性時，必須守貞，盡忠盡孝；逾越性禁忌者，必須以情為依歸，並落實到婚姻；身體越界者，必須回歸原形或回到該屬的世界去，使世界的秩序重歸井然。由此可知，《三言》的越界故事所凸顯的，不是告訴人們努力去改變世界，而是落到現實生命去實踐，用回歸內在的情境，去把握可能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情」被提到道德的至高處，喚醒了人的內在主動性，而人生則依然被安頓在一個秩序的網絡之中，不會脫逸現實。